

幸好有他，虽然来得有些晚，可爱从不以早晚论短长。

NAME YUAN DE TIAN TANG
NAME JIN DE NI

你 那么近的 天堂， 那么远的

天堂太远，地狱太冷，
人间正好，
因为有你……



曾经爱过，可那份炽热的爱，
却遇见了最冰冷的结局。

远方出版社

那澜 / 著

那么远的
天堂，
那么近的
你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么远的天堂,那么近的你 / 那澜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8.4

(紫水晶情感小说系列)

ISBN 978-7-5555-1121-2

I. ①那…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4633 号

那么远的天堂,那么近的你

NAME YUAN DE TIAN TANG, NAME JIN DE NI

作 者	那 澜
责任编辑	云高娃
责任校对	云高娃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5mm × 225mm 1/16
字 数	316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121-2
定 价	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第一章 早晚收拾他 / 001
- 第二章 来，咱找地儿单挑 / 019
- 第三章 过袜的交情 / 035
- 第四章 不如死在外头 / 052
- 第五章 我们合作 / 071
- 第六章 那儿就是归所 / 087
- 第七章 站在这里陪你的人，是我 / 102
- 第八章 相见恨晚 / 118
- 第九章 她若少一根寒毛，我让你赔命 / 135
- 第十章 渣到家了 / 151
- 第十一章 我就是想追你 / 168
- 第十二章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 183
- 第十三章 等你回来 / 197

- 第十四章 你赢了 / 211
- 第十五章 我不度你，我们同舟共济 / 228
- 第十六章 我爱你，不死不休 / 243
- 第十七章 溯流从之 / 260
- 第十八章 我是你的大猴子 / 276
- 第十九章 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 / 291
- 第二十章 隐瞒是大罪，杀无赦 / 305
- 第二十一章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 / 320
- 尾声 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喜乐 / 335

第一章 早晚收拾他

“你还知道回来？陆子兮……”袁泽刚从黄山回来，前脚刚进门，脚后跟儿还没落地，就被肖梦兰不冷不热地怼在了门口！

大约这就是全天下妈妈共同的必杀技，叫作先声夺人。

等她从书房露了头，看见门口那人，火气瞬间就压不住地冒了三丈，“袁泽！你瞅瞅你这头发！妈妈是怎么教你的……”

袁泽还没反应过来，肖梦兰手里的书已经掷到眼前，她下意识伸手去挡，那书就哗啦啦翻飞着砸在了脚面上。她脚下一动没动，实在是习以为常了，“妈，您这是干吗啊？”

“你可别叫我妈，我哪儿有这么大本事，生得出你这样的女儿？”肖梦兰仍旧生气，严肃之外又带足了讥讽轻蔑的表情，让她看起来似乎还是昔日正颜厉色的检察官。可这会儿，她分明老了，仍竭力保持着一副利落的样子，“你头发呢？你准备这么不男不女地混到什么时候？”

袁泽是真怕看见肖梦兰，回回见她，总要做足了心理建设，提防着各种暴力。而相对于她出手拍拍打打的习惯，语言上的冷暴力无疑更让她头疼。她深深地吐了口气，抬手用力抹

了把汗。

到这会儿，她才忽然想起来自己理发了。

“哎哟，瞅您操的那心，我头发不是在头上？”袁泽笑了一下，弯腰捡起书递给肖梦兰，“妈，多大的事儿啊，又不伤天害理的，值得您生这么大气？医生不是说让您控制情绪吗？小心血压。”

“你还知道关心我的血压？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莫非还想着伤天害理？”肖梦兰气得脸红，到手的一本书立刻变身工具，一下下结结实实地往袁泽头上肩上打，“别跟我贫，我就问你的头发！”

袁泽一时狼狈，是真狼狈。

偏偏肖梦兰能保持着十足高傲的模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仓促往书房外躲，抬头正看见长廊边上的镜子。

那镜子被肖梦兰擦得纤尘不染，一点尘渍没有，清晰明亮地照出袁泽的脸。

她二十八岁，自以为风华正茂。

镜子里的她身材瘦削结实，眉目美好精致，五官里依稀有肖梦兰年轻时的影子，一头鸦青短发被她理成板寸，爽利痛快。自鬓角而上，柔软的头发被修得轻薄透彻，甚至能看到一段雪白的头皮，头顶不足寸的短发打着卷儿透出些许质感。

这发型极挑人，一张脸无遮无拦地暴露出来，五官那么清晰明了，偏偏袁泽压得住。

“妈，这不挺好看嘛，多天生丽质！我这常在外面儿跑，太热。”

“热？热你不会在家待着！谁赶着你就非要往外跑？”肖梦兰抬了抬手，想砸又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停了手，又紧紧

蹙了眉，“袁泽，你也不小了，你让我省省心好不好。妈妈就算想管你，还能管几年？”

这话说得多么心酸。

袁泽接不了话茬，只能尴尬站着听训，仿佛还是当年被她牵在手里的小女孩。

“你从前那样儿多好啊，乖巧又懂事，文雅又漂亮，多少人眼巴巴儿看着羡慕妈妈。为了教养你，妈妈费了多少精力？琴棋书画哪一样不是紧着先让你学？怎么到现在就成了这样？今晚你范叔叔有个学生登门，条件很不错，我本想着你来了正好见一见。你这可好……头发一剃，怎么见人？我真是纳闷，你一把年纪，弄这不男不女的样儿给谁看！”这一番话，肖梦兰说得十足冷静，话音低沉到地上，混入泥土，进而又嗤声冷笑，“你这是嫌妈妈死得晚啊，是成心要气死我的。”

袁泽皱了皱眉，“妈，您这越说越离谱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都跟您说了，我不见，谁都不见，真不见！”

“行，你本事！你不见！”肖梦兰彻底暴怒，一本书已经不能压制她陈年积淀的怒火，一转手的工夫，手上就换了块乌黑的镇纸，“那陆仲祈呢？人家陆仲祈心心念念地守了你这么多年，算不算同甘苦共患难？生死关头上也没见人家舍了你！那你就好这么抻着？袁泽，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肖梦兰到底没忍住，手中的乌木镇纸就这么往袁泽身上招呼过去。袁泽下意识伸手去挡，细瘦手腕正好磕上，咚的一声响，她咬牙忍了痛，面上却丝毫不显，满心的烦躁几乎烧成一片，压都压不住。她恨恨地咬牙，干脆转了身让肖梦兰往背上打。

“我跟他就是兄弟……”

袁泽都不知道解释了多少遍，但是没用，肖梦兰根本不会信。

她站在那儿懒得开口，不愿解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这非暴力不合作的劲儿，到底令肖梦兰红了眼圈，最终只好偃旗息鼓，“袁泽，我到底要拿你怎么办？你有一句话能听妈妈说的時候吗？你看看，人家陆子兮都要结婚了……妈妈这张脸要往哪里摆。”

袁泽一时没弄清楚肖梦兰的逻辑，下意识回头问了一句：“陆子兮回来了？她要结婚？”

“你还有脸问？”肖梦兰抬手又想打。

袁泽不躲不让，她看着肖梦兰，忽而就漾出笑来，“妈，你知道的，我也不总是这么好脾气。”

“你……你这是威胁我？”

眼看就要闹得不可开交，楼梯那儿忽然传来极为刻意的一声咳，“袁泽回来了？”

是范洪军。

肖梦兰的泪水一瞬间就掉了下来，手里的镇纸也放下了。

袁泽低头看了看脚下的行李箱，余光瞥见了自已的户外鞋、速干裤，笑得十足无奈，“哎，范叔叔，是我来了。”

她这样说着，又回头去看肖梦兰，无奈压低了声音，“您看，我不来吧，您嫌我不孝，我来吧，又回回都惹您生气，不是吵就是打……我……还是不该来。”

“你这是说的什么浑话！”肖梦兰哽咽着压低了嗓音。

“范叔叔，给您带了两瓶黑枸杞，还有些山参、药酒，都放门口了。那我就先回了，还忙着。”

袁泽低着头，错过肖梦兰，转身走了。

肖梦兰也不知是该拦还是该哭，咬牙骂了声“白眼狼”，又十足委屈地低声说了句“她见着你都比见着我亲”。

范洪军没说话，拍了拍她肩膀以示安抚，转身进了书房。

肖梦兰在滨江小区这小别墅里住了十余年。从住进来的那一天起，她便摆足了女主人应有的架势。

客厅里一向素雅，阳台上花草郁郁葱葱，窗户底下摆着琴，旁边有幅照片，照片上有个长发白裙的小姑娘，侧着脸，那眉目温婉、笑意浅淡的模样，青春、稚嫩、骄傲又柔软。

正是少年时的袁泽。

袁泽回到老城区。

这地方老旧，却比滨江小区的别墅安生得多。

街巷不宽，半个街道被小河占着，街随水走，水伴街行。岁月无限悠长，拖着人年岁渐长。春日艳艳的四月，那些青砖碎瓦的老屋还在那里，那些婀娜多姿的柳树还在那里，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和水里头招摇的水草都还在那里，就连那条青条石铺成的巷子都还在黑沉沉地顺着河道一路湿漉漉地蜿蜒，未曾改变分毫。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从前住在这儿的老人们，陆陆续续都搬走了。房子还是老房子，十户里倒有个七八户住着伪文青，书社画廊小茶馆、撩闲逗乐摸鱼虾，倒也有趣。

袁泽还住在这片儿，这不大的老宅子是她生父袁海山留给她最后的一点儿念想。

时日长了，袁泽有时候都想不起袁海山的样貌，只记得他有着瘦高的身材，温润的眉眼，最是和气好相处。他当老师，教初中语文，十足胸无大志的样子，又难得洒脱，好诗好画好烟酒，好书好琴好闲散。每当海棠花开的时候，他就会撑一架

竹椅在树下，泡一壶茶，教袁泽念“柳腰暗怯花风弱。红映秋千院落。归逐燕儿飞，斜撼真珠箔”。

然后，招得肖梦兰一通骂。

袁泽开了一家小店，叫南山下，也在这巷子里，是一间很日常典雅的茶楼私厨，顺带着摆了格子间，帮好友们易物。

这名儿是陆仲祈起的，很有些大俗大雅的滋味。

临进巷子，袁泽掏出手机发了个微信给陆仲祈，“我到家了。陆子兮舍得回来了？要结婚吗？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这一会儿工夫，行行摄摄驴行团的微信群里就刷出来几百条消息。

袁泽原本懒得看，猛不丁却瞅见苏小满的名字，是贺胖子嚷着要罢工，说苏小满再不上班就干脆开了得了，养着闲人还得发工资。

袁泽心里咯噔一声，顺手就拨了苏小满的手机，音乐响了个八遍，就是没人接。

袁泽顿住，转身往家走。

苏小满比袁泽小两岁，长得很漂亮。这种漂亮与众不同，鲜活得好像随时随地能起身跳舞。

袁泽与苏小满是旧识，多年的资深好友了。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话蛮适合苏小满。她之前是美院设计系的学生，当年考美院专业第一、文化课第二，十足的小学霸。偏偏她又不是书呆子，能写会画爱耍宝，是个很有天分的摄影小达人，设计、文案都极具灵性，是那种明明能够靠脸吃饭，偏偏要拼才华的典范。她十九岁的时候，才刚刚大二，已经是微博上的小红人。

直到现在，袁泽都常常叫她“过气小网红”。

袁泽开始玩摄影是在二十一岁，那会儿她休学在家，肖梦兰带她出门旅行，范洪军便送了她第一台入门单反。从一无所知到自学成才，袁泽不知看了苏小满多少摄影攻略。那几年，两人微博互动频繁，彼此知悉，渐渐地便觉出性情相投，寒暑假还相约旅行，行摄天下，友谊自然就根深蒂固起来。及至苏小满毕业，两人合力开了南山下，就更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了。

那会儿，就连刘弩都常常一本正经地吃醋，会正色问苏小满：“你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吗？”

苏小满一脸天真地摇头，“我不知道呀，刘弩哥哥。”

她转脸将这笑话讲给袁泽，两人笑了一整年。

“说实在的，刚见你那会儿，除了觉得你能闹，别的还真没觉得。”

袁泽这么说的时侯，苏小满正跷着脚丫子窝在沙发上欺负大白猫原子，转眼就跳起来瞪圆了双眼找袁泽拼命，两人一猫就这么追得满院子鸡飞狗跳。

袁泽一直没对苏小满说过，在她心里，苏小满的欢脱阳光是真的照亮过她的。

袁泽到家的时候，门被反锁着，打不开，叫不应。

袁泽有点儿烦，干脆退两步助跑借力，脚在墙面上略微一蹬，伸手便攀住了墙垣，一眨眼的工夫，人已经稳稳站在墙头上了。

“苏小满？苏小满！”袁泽跳墙进了院子，翻钥匙开门，把行李拖进来。

东厢那边屋门就开了，“你怎么回来了？”

苏小满笑容满面的样子，挖垄的两手上全是塘泥，满眼都是掩饰不了的欢喜，眉目弯弯的模样隐约带着些娇俏，别提多么可人。

“我不能回来呀？”袁泽慢慢活动了下肩关节，肖梦兰那几下也不知道使了几分力，生生地疼，“你班儿也不上，在家干吗呢？垒鸡窝还是孵小鸡？”

“什么呀，我好心好意帮你看房子，顺便把前阵儿学的那个雕塑做完。”苏小满笑着，弯腰就着廊下一道细细的泉水洗了手，顺手将两手湿漉漉地印在袁泽汗湿的T恤上，“快换衣服去，脏死了，都看不出颜色了。”

“呵呵，小爷我天生丽质难自弃，脏我也美着呢！”袁泽似笑非笑地把苏小满的礼物扔过去，“你就不问问我怎么进来的？见天窝家里就不怕胖子把店吃空了？”

苏小满低着头，这才想起自个儿反锁了门，抬手指着院墙咂舌，“你、你、你……”

“你什么你，飞檐走壁，跳进来的！你以为呢。”袁泽拎了行李要走，忽而又停下，笑得颇为狡黠，“苏小满，你是不是躲刘弩呢？吵架了？”

“吵什么吵，他倒是得有这资格呀。”苏小满鼓着腮帮子，蹲在屋檐底下洗手，气鼓鼓的模样十分可人，“整天嚷着最爱我，快得了吧他，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他爱我我就得跟他复合呀，神经病。”

“就是，就是。过气网红苏小满的粉丝拉出来能填满大半个东泉，可是，这集美貌与智慧于一体的美少女苏小满，却只对不才矢志不渝……”

“死开，戏精！能不能不加戏，你太讨厌啦，袁泽……”
袁泽哈哈大笑，身上的伤都不再觉得疼。

陆仲祈看见袁泽信息的时候刚散会，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他将手机翻了两遍，接通了内线，“刘助，今天有没有我的私人电话？”

姓刘的特助跟随他多年了，几乎立刻便会意，“袁小姐一早就到车站了，陆一亲自接的，送回滨江小区范书记那里，一直没来电话。陆小姐那边……”

陆仲祈长出了一口气，“子兮那你先别管了，随她去吧。晚了，你先回去，剩下的我自己处理。”

他盯着手机看了好久，还是忍不住扔下工作往老城区跑。

南山下正吵得热闹。袁泽抱着电脑看采风照片，苏小满抱着原子在旁边出谋划策，胖子将圆桌支在小院子里，不要钱一样地往外拎啤酒。

那酒并不是普通放在冰箱冰镇的，而是在泉水里冷着的，自有一股子田园的爽利劲儿。

老驴头、二愣子、哈娜、葱葱、江闲、武恒斌都在，这群人穿T恤仔裤的有，西装革履的有，马裤老头衫的有，对襟马褂千层底儿的也有，五花八门地凑一块儿，正商量着下周末野山户外活动的事儿。

袁泽从胖子手里接过啤酒，刚打开，电话就响了。陆仲祈的声音压得有点儿低，略微带着些漫不经心的疲惫，“在哪儿呢？回来都不知道给我打电话？良心拿去喂原子了？”

“我哪有那么多良心？正在南山下喝酒呢，驴头他们都在，商量着下周去野外，你来吗？”

胖子听见一个话音，抻着脖子在袁泽身边吼，“小陆总，泉子里刚捞出来的啤酒，今早才从啤酒厂送过来，原浆，别处您可喝不着！”

原子被他吓得一激灵，愤怒地呼噜两声，只差没伸爪挠花他的脸，众人就哈哈一阵笑。

“不去了，忙一天了，晚饭还没吃。袁泽，你回家等我呗？我带消夜给你。”他语气渐渐放软。

“成，我回去给你熬个绿豆汤。”

陆仲祈潦草应一声，收线。他自个儿没觉察，那眼角眉梢的笑意是遮都遮不住的。

自然，南山下这边也是嘘声一片。

陆仲祈到老宅的时候，袁泽已经备好了绿豆汤和小菜。陆仲祈难得清闲，一把扯了名贵的衬衫随意搭在花枝上，进屋翻了个工字背心出来穿上，下手捏花生毛豆吃得欢乐，“还是你这里好，什么都不如这清粥小菜，这才像过日子呢。”

“德行，小陆总，你就不怕丢陆氏的脸？”袁泽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就你刚才那话让我妈听见，至少能被骂两个月。我这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得学你，出入写字楼，西装革履，有车有房，哦，不能单身。”

陆仲祈大笑，开了瓶啤酒递给袁泽，“子兮姐要结婚？你听说没？”

“听说了。孟礼哥怎么说？”

“我哥才不管呢。陆子兮这能人，当年说走就走，如今说回就回。退学是她，出国是她，结婚也是她，陆孟礼能说什么？你说陆家上下，谁管得着她？”

“啧，这可真够陆子兮的。她跟谁结婚，这你总知

道吧？”

“一个姓裴的。”陆仲祈转身回车里取了个盒子放在桌上，“喏，她给你的，快递发到公司了，说让你做伴娘。”

袁泽接过盒子翻看，请柬用了一张素面珍珠白亚光纸，下半段儿压着蕾丝装饰，连接处的藕色缎带以钻扣系上，别提多讲究。内页是米色的艺术纸，手写的字体十分潇洒，裴政东、陆子兮并列其上。

“裴政东？”

“不认识。”陆仲祈冷笑。

“陆仲祈！你行啊！子兮不是你姐？她要结婚，请柬都下了，你不知道她嫁给谁？”

“要是你结婚，我一定知道，上赶子给你当新郎官去。她……我还真无能为力。”陆仲祈边说边摇头。

袁泽被他气笑，伸手打开盒子，取出一件定制的香槟色抹胸小礼服，衣服款式很简单，做工却相当精细。

“漂亮吧？量身定制的。你不试试？”

“陆仲祈，这你弄的吧？你脑子呢？”

“伴娘礼服而已。子兮那边，你总是要去的。陆家这边闹成这样，你要再不去，婚礼上女方就没人了，让人笑话。”

“你不去？孟礼大哥呢？”

“我没空，他出差，下江南啦，公司这边可能有个大案子。”

“你不后悔？”

“不后悔。”话说得相当笃定。

袁泽便有些无奈。

她与陆子兮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老城区那条小巷子，巷子旁边的一条小河，河边的一排岸柳……哪儿都写着她俩小时候的回忆。那时候，陆子兮还不叫陆子兮，她是外婆疼在心尖儿上的暖馨。

后来，她们长大了，袁泽跟着肖梦兰搬离了老城区，暖馨也变成陆子兮。

再见面时，便是初中了。

她清楚地记得，那会儿她正在琴房练琴。房门被踹开的时候，她下意识回头，只看见一个相当模糊的人影。傍晚的夕阳呼啦啦涌进来，将闯入者拢在光晕里，让人看不分明。

袁泽手上顿了一下，转头继续弹下去，一个弦音都不曾乱。那女孩就趾高气扬地进来，靠在门边看她。

等一曲结束，那女孩才开口，她说：“我那便宜弟弟陆二傻说，他看上省实验的一枚小女神，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

袁泽失笑，“这么中二，又死性不改，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小暖馨。”

“我叫陆子兮。”

“陆子兮？”

“对，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陆子兮吗？”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陆子兮结婚那天，天气不是很好。

天蒙蒙亮，陆仲祈亲自来老城区接袁泽。

袁泽特意穿了那件GUCCI的白色衬衣，一身剪裁利落雅致的西装三件套，配上精致妆容，很经典的吸烟装打扮。“干练帅气又不失大方庄重，美出天际了，你还要怎样？”